



著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
1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

一分钟的秒，
这一生这一世，
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只想延长一点再长一点……

细腻与粗犷
不良少女油画家

凛冽与热烈
鬼才建筑设计师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延时 爱恋

红
枣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时爱恋 / 红枣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04-8103-2

I. ①延…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9903号

延时爱恋

作 者: 红 枣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监 制: 邓 理

策划编辑: 彭朝霞

营销编辑: 王冠军

封面设计: 杨 平

封面绘画: 那 泓

版式设计: 罗晓芸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8mm×230mm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103-2

定 价: 32.00元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四月夜雨
- 017 第二章 芍药花瓣
- 037 第三章 衣冠禽兽
- 052 第四章 小樽小樽
- 064 第五章 寄生者

- 083 第六章 英伦的雨和你的眼眸
- 096 第七章 玫瑰色想念
- 115 第八章 事发
- 128 第九章 我想我是恋爱了
- 140 第十章 勇气和爱

150	第十一章	莫奈先生
166	第十二章	温情脉脉
185	第十三章	怦然心动
199	第十四章	时光恬淡，岁月静好
223	第十五章	冥冥之中
235	第十六章	红色森林
253	第十七章	如果有梦魇
262	第十八章	你是要与我共度一生的人
269	第十九章	最后的温柔
276	第二十章	Marry Me
280	后记	



第一章

四月
夜雨

四月是这座城市的梅雨季，即便今天难得没有下雨，天空却仍旧阴沉。时悦走出打工的超市倒垃圾时，便看到不远处的草坪上空盘旋着蜻蜓，抬头，云层厚重，像是随时都在酝酿要下一场雨。

这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超市靠近A大学区，因而总是生意兴隆。一整个下午，时悦几乎没有时间思考其他，只是忙着整理货柜、补货，然后结算、找零，等到忙完交班时，屋外已经是夜色朦胧了。

她无数次期盼今天下雨，然而希望还是落空。这场雨并没有来，空气里还是弥漫着低气压，让她烦躁得喘不过气来。

她想起下午时亮辅导员打来的电话，更加焦躁。

她根本不想回家。

时悦低着头，拄着长柄雨伞，最终还是决定拐到超市后面不远的一条小巷里。那里是她的秘密基地，几乎没什么人会经过，此刻也空无一人。她舒了口气

把雨伞靠在墙上，自己也斜倚着，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庞，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女士烟，动作娴熟地拿出一根叼在嘴里，点上了火。

点亮的烟像是黑夜里小小的灯火，照亮了小巷里的一角。袅袅的烟雾升腾起来，有一种虚幻的愉悦。时悦长长叹出一口气，她觉得好受点了。

这是她难得享受到的安宁时刻，然而今天却注定不是个让人有好心情的夜晚。一向安静的小巷的另一头突然传来了声音。

“你识相点把钱拿出来！”

“不给是吗？我看你就是皮痒了欠揍，不要逼我们六打一，打到你这张小白脸肿成猪头，连你亲妈都不认识！”

时悦所在的这片区域是大学城，离A大不远便是A市职业技术学院，里面有几个不良少年总是结成团伙，打劫附近落单的学生。

烟已经很短了，她索性将它掐灭往外走去。她原本并没有想多管闲事，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儿的所有人早就习以为常了，事不关己，走路绕开视若无睹就可以了。

然而令时悦之后非常后悔的是，她走出小巷正要拐弯时，无意间抬头看了一眼那个不良少年们口中的“小白脸”。然后她看到了对方的脸，愣了愣。

那是一张称得上完美的脸，即便就着昏黄的路灯，也能看清他五官精致，皮肤白皙，很年轻。而让时悦有些意外的是，对方很高，围着他的六个不良少年几乎都比他矮上半个头。只是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打扮，遇上一个混混下场估计都会很惨，别说如今有六个了。

时悦还是打算不多管闲事，然而她扫了一眼，却看到了对方手上提着的纸袋。上面印着的“A大美术系”这几个字让时悦真正停了下来。

一个A大美术系的学生。时悦有点恍惚。

她的停顿立刻引起了其中一个混混的注意，对方朝着她大声呵斥：“那个女的，你站着干什么？是不是也想挨打？还不快滚！”那混混朝时悦说完，撸了撸袖子，转头道，“黄辰哥，我看我们也别和这个小白脸废话了，直接打吧，一看就是拎不清的，揍了才识相。”

时悦以为那个美术系的男生会试图逃跑，然而被六个不良少年围在中央，他却一动没动，大概是被这阵势吓傻了。

时悦叹了一口气，朝着他们走过去。

夜晚放大了她鞋底踩在路上的声音，对面的人便都朝她看来。

时悦撇了撇嘴，轻声哼笑：“你们谁想打我？”

一步步，她终于走出了阴影，暴露到灯光下，她的脸便也显现了出来。

被围困的男生看了时悦一眼，表情非常冷淡，没有害怕，也没有惊讶或惊喜，冷静过头了。

时悦忍不住想起她的邻居赵小康。赵小康就是这个德行，其实又怕事又胆小，简直称得上孬，然而每次遇上事，在人前总是面无表情非常镇定的。赵小康小时候有一次被街上的混混盯上，也是这么表情冷淡睥睨一切的，然而等时悦来解救他，她把混混赶跑了，才发现他早被吓得尿裤子了。时悦那时才知道，他的所谓镇定，只是因为过度受惊之后脸上连害怕的表情都来不及反应而已。

而对比这个男生的冷淡，刚才还很嚣张的那个混混看到时悦的脸，却显然受到了惊吓，连说话也结巴起来：“时，时悦，你怎么在这里？我，我刚才没看清楚是你，说话冲了点，你别，别往心里去。”

带头的黄辰就冷静多了，转了转眼珠，语气带了隐隐的警告：“时悦，我们说好的，我不动你的人，你也别来管我们的事。”

夜色越发浓重了，时悦也不想多做纠缠，吊儿郎当地走向被围着的男生，摸了一把对方的脸，然后一手揽过了他的腰，亲密地靠在他身上，声音甜腻道：“亲爱的，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要生气哦。”

然后她像变脸一样冷冷地朝着其余六人看了看，冷声道：“这就是我的人。”

她这句话下去，混混们顿时像被噎住了。黄辰更甚，他的表情看起来更阴沉了，然而最终他还是开了口：“既然是你男朋友，那我们就散了。”

既然老大放话，其余跟班便也只好服从，只是有人还是不服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走，远离了时悦的视线范围后就抱怨起来。

“我看这个小白脸是瞎了，连时悦这样凶、打人这么狠的女人都敢要。”

“我觉得是时悦把那小白脸一不做二不休打服的。那小白脸一看就是没什么力气的，被时悦这种女人打一顿，然后就老实了。啧啧啧，不过时悦竟然喜欢那种货色？”

“话也不能这么说。说句公道话啊，时悦长得其实还是挺好看的，他俩没准还真是王八绿豆看对眼干柴烈火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黄辰的脸色因为这句话更阴鸷了，幸好有人会看眼色，立马圆场。

“大头，你是不是失忆了？你还能心平气和地觉得时悦好看？你没忘记当初想去吃她豆腐，结果被打到跪在地上求饶的事吧？老大来救你的时候，你眼睛都肿得只有一条缝了！你还说她好看，她当时真应该把你打成脑震荡！她哪里好看？她那是有毒！而且那个小白脸一看就根本不认识她，她大概就是路过无聊给他顺手解个围。那种三好学生一样的小弱鸡能镇住时悦？”

而另一边，时悦的心情也非常恶劣。这个被解救的人不仅不识时务，更不懂得感恩，几乎是黄辰带着他的人刚走，他就冷冰冰地开了口：“你的手。”

时悦愣了愣，才意识到对方指的是她还放在他腰上的手，立刻触电般飞快地放开了。

她低低地骂了一声：“今天真是晦气透了。”

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A大美术系”这几个字就鬼使神差地让她多管闲事起来。此刻她又烦躁起来，可她的烟已经抽完了。

“你有烟吗？”

那个男生沉默了几秒，才继续冷淡道：“没有。”

他看向时悦的眼神让时悦非常不喜欢，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看社会闲散人员。如果是平时，时悦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可对方是个A大美术系的，那就不一样了。时悦有些恶劣地故意踢了一脚那个男生的小腿，在他那质地良好的裤子上留下了一个鞋印子，然后绕到他面前，拉住了他。

“给我十五块。”

男生难以置信地挑了挑眉：“什么？”

此刻两人之间距离很近，时悦终于近距离看清了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她这才发现，对方并不是秀气的那种好看，而是非常英气的好看，并且足足比自己高了一个头，看向自己的目光也因此天然性地就似居高临下了。这一切让时悦都非常烦躁。

“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让你给我十五块，我为你这个破事在这里留了这么

久，我饿了，我要吃饭。”

对面的人却没听话地拿出钱包，只是冷笑：“你这样和他们有什么区别？装什么样子救人？”

时悦越发不耐烦起来：“他们说得没错，你这种人还真是欠揍。你骨气硬有什么用？你打得过他们吗？我看你连一个也打不过，偏偏还要觉得自己牛，觉得低头没自尊是吧？自尊比命还重要？我要不过来，你也是准备这样挑衅他们，然后吃一顿拳头，被打得鼻青脸肿，再被抢走钱包吗？”

对方没有说话，时悦鄙夷地哼起来：“给我十五怎么了？要没我，你被他们抢得估计连内裤都不剩，明天妥妥地上社会新闻头条：一青年走夜路被抢劫，因和混混硬碰硬被打到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然而对方并没有就此识相点，只是又嘲讽地笑笑：“所以我不给你钱的话，你也准备打我了？”

对方似乎非常执拗，时悦有些疲乏，她是真饿了：“算了，不打你。打你这种一看就没还手之力的人，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要不这样，你请我吃饭好了。”

不容对方拒绝，时悦就拽了他的衣袖：“我不吃贵的。”她朝着路边摊走去，“就那个好了。”

“悦悦，还是一碗牛肉面吗？”那路边摊的老板一看到时悦，就笑着招呼起来。显然时悦是这里的常客。

时悦也笑笑：“麻烦了。”然后她便拉开了椅子坐下来。

这个路边摊小而窄，人却非常多。时悦和那男生只能找室外的座位坐下来，而在昏黄路灯的照射下，桌面上脏腻的油光便显现出来。时悦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面的人厌恶地皱了眉。而也直到这时，时悦才发现对方穿着看起来便价值不菲的衣服，长腿宽肩，此刻坐在这里确实是屈尊了。

“你要吃什么吗？”

对方抿紧了嘴唇，摇了摇头，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似乎觉得张口就会把这个路边摊的细菌吃进嘴里。

在等待的过程中，时悦不想两人之间如此安静、尴尬，便打破了沉默。

“喂，你叫什么？”

对方皱了皱眉，但最终还是回答了：“谢延。”

“‘谢谢’的‘谢’，‘严格’的‘严’？”

“‘延伸’的‘延’。”

“哦。”时悦突然又觉得有点无话可说，对方的眼神一直挺冷淡的，她也没什么搭话的兴趣。不良少女和三好学生，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本来也不应该有什么共同话题。

好在时悦的牛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她不再顾忌形象，大口吃起面来，吃得鼻尖都挂满汗珠，面颊也被面的热气熏成了粉色，而嘴唇更因为面汤被烫成了鲜红色，唇形饱满，衬得颜如渥丹。

只是一碗廉价的牛肉面，甚至连牛肉也没几块，看起来毫不诱人，然而时悦吃得非常满足。她捧着面，差点忘记了周遭。因而她也没有意识到，今天穿的这件领口比较大的上衣，此时随着她放下碗的动作，露出了浅浅的胸线轮廓，但也只是一小截，而随着她其他的动作，很快就又被领口遮盖起来。

“吃一碗热腾腾的面真的好爽快！”她终于吃完面，放下了碗。因为热，此刻她的眼睛似乎氤氲着雾气，极黑的眼珠带了一点湿漉漉。

她有极美的胸线以及适合接吻的嘴唇。

谢延只是扫过一眼，便可以做出这样的高度评价。而面对对方此刻的目光，他觉得有点口渴，只好侧过头轻声咳了一下。

褪去了不良少女的气息，她的眼睛亮亮的，长发随意披散下来。昏黄的灯光让一切都变得很温柔，此刻她看起来似乎还有点纯真。

一碗面让她的心情变得好了起来，语气里也没有了刚才的攻击意味。她放下了碗：“喂，谢延，你微信多少？”

然后时悦紧跟着解释道：“我过几天就发工资了，等我拿到工资就微信转账还你钱呗。你要是没有微信的话，支付宝也可以。”她一边说着，一边拿出自己的手机，“这是我的二维码，你扫一下。”

谢延本能地拒绝了。时悦是挺漂亮，但是他并不想和她扯上什么关系：“不用了。面也不贵，就当谢你的。”时悦要还钱给他已经让他足够意外了，他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偶遇。他站起来，付了钱，一碗牛肉面，正好十五块。

“哦。”时悦并不傻气，很敏感地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一时之间觉得有些沉闷。她跟着谢延站起来。

不论去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这条小巷都是通向主干道的必经之路。时悦和谢延走在有些黑的小巷里，彼此都没有说话。

谢延本来不应该说什么，但是黑夜大约有魔法，他听到自己开了口：“你没发工资之前都这样月光，一分钱没有吗？”

时悦有点意外对方和她讲话，愣了愣，才回答道：“我就在那家超市打工，工资挺少的，不过我都会存起来。”她有点自嘲，“只是前几天我弟弟和同学打架把人打伤了，我原来存的钱都给人家赔医药费了，所以一下子身上分文不剩了。”然后她笑了笑，“不过还是谢谢你请我吃面。我今天在超市忙了一天，连晚饭也没来得及吃。”

谢延本来只是随口搭话，没想到时悦会回答得这么认真，他有点后悔。

好在他们很快就走到了小巷尽头。主干道的灯火已经扩散开来，他们从黑暗跨进了光明。

然而不合时宜地，也就在这时，时悦一直期盼的雨突然下了起来，在她已经完全不期待的时候。

时悦咒骂了一句，手忙脚乱地打开了伞，撑在自己和谢延的头上。她朝谢延抬了抬下巴，问：“你去哪里？”

雨势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变大，伴随着雷鸣，渐渐从密集的雨点变成了一场突袭般的暴雨。

“广融中心。”

“你把车停在那里了？”时悦了然于胸。那是这片大学城的购物中心，很多学生会骑自行车来，把车停在车棚后，再去购物或者看电影、逛街。

谢延点了点头。

时悦没说话，仍旧撑着伞，朝广融中心的方向走去。

“我来拿伞。”

因为身高差，时悦的伞举得相当吃力。谢延接过她手里的伞，两个人在暴雨中，在同一把伞的世界下，安静地同行。

广融中心离得不远，两人很快便到了目的地。

“我走这边。”时悦把谢延送到了里面，才指了指西边。那是这个城市的下城区，也是这个城市最衰败、贫穷的地区，和A大校区和广融中心是相反的方向。

谢延朝着时悦点了点头：“谢谢，再见。”他此时收好了伞，要还给时悦，不料时悦并没有接。

“伞，你留着吧，这里离A大美术系的宿舍还挺远的。”她笑了笑，指了指不远处的公交站台，“我坐公交车，家离站台也不远。”

然后时悦朝他挥了挥手：“再见。”公交车来了，她甚至没给谢延反应的时间就冲进了雨里，就动作敏捷很快地便跑到了站台里。

她排到了队伍的尾巴，这才回头朝着谢延露出一个笑容：“喂，你下次可长点心，别再想抄近路走那条小巷了。那儿是黄辰他们的活动范围，你今天要不是遇到我，就没那么好运啦，小心被揍成猪头。还有下次如果遇到这种事，就不要那么烈性啦，还是自己的安全最重要。”虽然只跑了很短的距离，但因为雨势很大，她的长发上都沾满了雨珠，湿漉漉地挂在脸颊两侧，显得有些狼狈，然而并没有减损她的容貌，反而让她整张脸更加生动和艳丽起来。

“万一以后再在这片学区碰到这种事，就报我名字吧。时悦，‘时间’的‘时’，‘悦耳’的‘悦’。”时悦在登上公交车前，又说了一句，才终于钻进了车厢，融进人群里，像是一滴水流进了大海，消失不见了。

夜色茫茫，公交车带着一车人启动，然后越行越远。

谢延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他想，他以后应该不会和这个女孩子再遇到了，因为他是不会再走这条小巷的。他根本就不是A大的学生。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他或许应该给她点钱的，在她发工资之前，让她能够吃上牛肉面。然而这个念头真的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就忘记了时悦和这个夜晚的插曲。

他拿着这把粉红色的长柄雨伞，一路走，去不远处的地下车库取了自己的车，一辆黑色的宾利，然后缓缓驶上了这座城市因为霓虹灯而流光溢彩的道路。

时悦跑回家的时候，浑身都淋湿了。她抖抖索索地开了门，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在老旧的淋浴器下洗了个热水澡，再出来，就看到房里的灯已经亮了。

她推开时亮虚掩着的房门，压抑着怒气：“时亮！”

屋子里灯光昏黄，时亮戴着耳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老旧的台式机的刺眼的屏幕。

“加血！加血啊！”他激动地喊着，忘我地沉浸在游戏里，根本没听到时悦的声音。

时悦动作粗暴地一把扯掉了时亮的耳机。

时亮条件反射地因为游戏被突然打断而骂出声来，然而当他看到时悦，顿时气势全部软了下来：“姐？”

时悦二话不说，拿起一边的杂志，对着时亮的脑袋劈头盖脸一顿抽：“你还玩游戏？还玩？把同学打住院了，害我把钱全赔给人家！你还在这里打游戏！”

时亮一边躲，一边很不服气：“是朱健先骂我的！我在宿舍里吃咸菜包子，根本不碍着谁，他骂我穷狗，让我滚出去，说咸菜味难闻！这不是找打吗？姐，是你能忍？”

时悦打了一阵才终于停下来：“你就不能好好沟通？你们好歹都是A大建筑系的学生，有纠纷就和平解决，谁让你一言不合直接动手的？”

时亮梗了梗脖子：“他欠揍！”

时悦发现和他根本说不通道理，何况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再纠缠这个问题也无用。

她又拍了一下时亮的脑袋：“你今晚为什么好好的学校宿舍不住，要回家来打游戏？今天下午你们辅导员给我打电话了，说前天晚上查寝，你也被查到夜不归宿。”

时亮顿了顿，才瓮声瓮气地嘟囔道：“最近我们宿舍老二、老三连着过生日，所以这两晚同学们都在宿舍里给他俩开生日会。大家买酒的买酒，买东西的买东西，还要出去唱KTV，而且都准备了很贵的礼物，最少的也有五六百，贵的几千呢，我哪有钱给他们买礼物、凑份子吃饭、去KTV？不送礼物，也没钱可以出，还赖着蹭吃蹭喝的话，又要被朱健背地里损了。不如回家！总比在那里被冷嘲热讽舒服。”

看着时亮有些桀骜不驯的脸，时悦有些心酸。她的弟弟时亮并不是个叛逆的坏孩子，甚至可以说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还懂事。然而贫穷大概是这个世界的原罪，时亮一入学，便因为吃穿用度太节省而被侧目相待，继而开始受到嘲讽和排挤。而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最难接受的就是自尊受损。

“时亮，你一定要好好学。现在他们再怎么欺负你，你也不要介意，学成毕

业了，找个好工作才是最实在的。我们没他们有钱，但我们可以比他们努力。行了，早点睡吧。”

时亮闷闷地点了点头，关掉了电脑。时悦关了灯，然后走到时亮床对面自己的小床上，躺了下来。在这间小而旧的老屋里，她和时亮从小起就只能共享一个卧室。

“姐，我会好好学的。我不会对不起你。”时亮的声音不高，但是语气很坚决。他虽然叫时悦“姐”，其实也不过只比时悦小了一岁，时悦上学又晚了一年，他们是同一届参加高考的。他被A大建筑系录取的同时，时悦也被A大美术系录取了。然而她即便得到了奖学金，申请了助学金，再东拼西凑，家里还是没有钱供他俩都上大学。是时悦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艺术设计，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他。

时悦心里掠过安慰和酸涩，轻轻地“嗯”了一声。

“姐，你身上的钱还够吗？不够的话我给你。”自知因为打架一事，害时悦赔了钱，时亮很羞愧。

时悦摇了摇头：“够的。你睡吧，明天给我回学校。”她知道，时亮除了应付繁重的课业，也在拼命打工，而他吃的穿的也都已经节俭到不能再节俭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却经常啃咸菜包子。

“对了。这几天爸没怎样吧？”

时悦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只含糊道：“他几天没回来了。别担心。”

一夜安眠，第二天时悦起床的时候，时亮已经回学校了。桌上放着他写的纸条和一些钱，还有他给时悦买的早饭。时悦看了看纸条，终于露出一个舒缓的笑容。

而今天的阳光也一扫昨日阴霾，灿烂得很。

时悦带着好心情去了超市上班，然而高媛一通哭哭啼啼的电话又让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悦悦，我怀孕了。”

“你男朋友怎么说？”在最初的震惊后，时悦稳了稳情绪，才继续问道，“他不要这孩子？”

这一句话让高媛哭得更惨了：“我和他说我怀孕了，他还安慰我说没事，生下来，可是刚挂电话，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我去他说的单位找，才发现他原来给我的那些信息都是假的！我托了人去打听才终于知道他真正的公司，也才知道他早就结了婚！他老婆也怀着孕，预产期就在下个月！”

高媛说完，哭得更大声了。时悦倒还算镇定：“你到超市这里来，我下午换个班，你把事情说清楚，别哭。”

时悦刚和其他同事调了班，高媛就红肿着眼睛到了。高媛是时悦的高中同学。当时时悦为了省钱给时亮买午饭，常常自己吃不上饭，其余同学看不起时悦，高媛却从来没有。每一次她都带两份饭来学校，坚持分给时悦吃。她原本是个活泼的大眼睛姑娘，此刻却显得沉闷而忧郁。时悦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安抚了高媛的情绪，高媛这才把事情都讲了出来。

“这个男人在KPX建筑事务所工作？”时悦有点意外。KPX是非常知名的建筑事务所，虽然不是老牌公司，却以后起之秀的身份，拿下了很多老牌事务所都没能竞标成功的项目，并且设计方案现代又大胆，风格多变，既具有理性的简洁线条，又有艺术品般的外观。KPX可以说是建筑系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心目中共同的殿堂。而KPX的招聘标准相当严格，非精英根本进不了。

讲着讲着，高媛的情绪又激动起来：“我去找他质问，却反被他污蔑，说我明知他已婚的身份，还主动勾引，一次趁他喝多了酒，主动献身。他误以为我是他老婆，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他老婆也听信了这个说辞，原谅了他，反而找亲戚到我学校到处贴海报，骂我是小三。我去撕海报，还被她老婆的哥哥打了。”

高媛抹了抹眼泪，指了指脸上和身上的伤痕：“这件事在我们学校传开了，校园论坛上挂着我的名字、照片、学籍号、宿舍号还有院系，甚至连我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都被人肉出来，天天有人打电话骚扰我、骂我……骂得特别难听。悦悦，我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真该去死了。我爸妈因为这事都抬不起头了。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他有老婆，否则我绝对不会和他在一起。”

“我相信你。”时悦长吁了一口气，“这种事历来如此，所有错误和后果都是让女人来承担的。”她摸了摸高媛的头，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道，“高媛，但这不是你的错，是那个人的错。”

时悦的眼神和话语似乎都有安定人心的魔力，令高媛终于觉得不再那么冷

了，但是对于未来，她仍然焦虑。

“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我甚至不敢回家。”高媛想起这些天遭遇到的谩骂，又流下了眼泪。

时悦看起来十分平静，但是她的心情异常愤怒。她的高媛一直是个阳光善良的女生，即便当初班主任找高媛谈话，希望她作为一个好学生，不要和时悦这样的不良少女混在一起，可高媛从没有在意过。可这样好的高媛，如今却被一个人渣毁掉了正常的生活，被折磨得面容憔悴。

时悦捏紧了拳头：“你跟我走。”

“去哪里？”高媛的声音仍旧哽咽。

“去KPX。”

谢延从没有想过会再见到时悦。这么快，并且是用这样的方式。

当时他刚和一个瑞士客户结束了视频会议讨论完一个设计细节，松了一口气，然而他刚走到茶水间，就听到一向安静的办公区变得喧哗而嘈杂。

“我的天，太可怕了！你刚才看到没？她就那么照着王崇的膝盖踢了几脚，王崇就被她踢得跪了下来。亏王崇平时都会定期跑步健身呢，在这个女生面前竟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他想反抗却被一个手刀差点劈晕。”

“到底什么事啊？寻仇？这么嚣张？还是感情纠纷？打人的那个女生挺漂亮啊。”

“好像是王崇出去乱搞，骗人家小姑娘自己是单身，把人家骗上床弄大了肚子，现在人家闹上门讨说法了。”

“真没想到王崇是这种人。每天将自己老婆挂嘴边，我还以为他们很恩爱呢。”

“还是我看人准，我就一直觉得王崇虚伪，而且怪怪的……”

谢延听着这些讨论，放下了水杯，皱着眉头，神色不悦地走出了茶水间，然后就看到了时悦。

她正扬起手，丝毫不留情面地打了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的王崇一个耳光，样子嚣张极了。

“这是替高媛给你的。”